

共

時務報

第三十六冊

| |
|-----|
| 18 |
| 214 |
| 36 |



18
214
36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時務報

本期附送
實學報序例

第三十六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昭和十九
一月十九日
辨志

時務報第二十六冊目錄

學校餘論變法通議三之餘

春秋中國彝狄辨序

恭錄 諭旨

陝西巡撫張會奏創設格致實學書院摺附片

陝西集股創用機器織布說畧

鄂督張飭紡紗局改歸官辦札

英文報譯

烟臺英領事中國各口商務報錄要之四 其五續第三册 日本報論中國 論

俄人在中國之權勢 俄增軍艦 俄國丁口 英君主擬令太子攝位 美國

度支 日本消息 日本商務 暹王游歷二則 地球紀年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中國現情 中俄鐵路情形 論俄在東三省建立府埠 杭州蠶繭抽稅事

中國漆質 俄前相魯馬能務逸事 美國內閣員列傳 美國南部地方情

形續第三册 美國總統論旨 美國新報論美布合併 英德及美布合併 西

班牙懷念先皇 論擴充海陸軍備以衛商戰 日本公使論彼國財政 朝鮮

擬開新埠 朝鮮金礦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三十五册 桐鄉張坤德譯

學校餘論 變法通議三之餘

新會梁啟超撰

軍興以前中國之學堂惟有同文館廣方言館等所在屈指可數生徒不滿千計是

以梁啟超憂之軍興以後 廟謨諳諳野議續續則咸以振興學校為第一義上自

京師下及省會訖於巖邑兩歲之間踵武數十其以故有書院改課增課者稱是

其倡議而未成成而未及知者亦稱是雖比之泰東西各國萬不逮一然風氣之開

不可謂無其幾也然而梁啟超愈益憂之憂之奈何曰今之以學校為第一義者豈

不以育人才乎哉雖然彼向之同文館水師學堂等其設心也曷嘗不惟育才之為

務然至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於天下天下所共聞也今之

興學堂者其意甯不曰吾今之為此必有以異於彼所云也然而吾竊量其他日之

所成就必無以遠過於彼且猶或弗逮何也表正者影直表侈者景邪此公理之易

明者也彼同文館等之設其原奏檔案所稱不過以交涉日夥鞫寄需人思通其語

言毋受矇蔽故其所成就上焉者足備總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可充海關洋行之

通事彼其所求之者固如是而已故雖以丁韞良傅蘭雅等為之教習不可謂非彼

中文學之士然而所成卒不過是何也所以為教者未得其道也今教之道舉無

以過於彼而教習之才又遠出丁傅下其聘用西人者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

士其用華人者。則皆向者諸館之學生。學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適於用者也。其尤下者。則香港甯波之衣食於西人者也。教之之道。既如彼。教之之人。復如此。以故吾敢量其它日之所成。且或弗逮也。夫所謂教之未得其道者何也。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而能通本國之學者。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西人之教也。先學本國文法。乃進求萬國文法。先受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乃進求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國學校之所同也。今中國之爲洋學者。其能識華字。聯綴書成。俗語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華文文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幾絕也。此其故何也。彼設學之始。其意以爲吾之教此輩也。不過責之以譯文傳語。爲交涉之間所有事。若夫經世之義。修齊治平之道。別有所謂揣摩講章。唾掇甲第之人。以講求之。而不必以望之於此輩。故其學中所設。雖有華文功課一門。不過循例奉行。苟以塞責。實則視爲無足重輕之事。其西文總教習等。既於中學。毫髮未有所聞。而所謂華文分教習者。又大半鄉曲學究。抱兔園冊子。謂爲絕學。以此而欲造人才。烏可得也。然使於中學。雖不甚厝意。而於西學。實有所大成。猶可言也。凡學西文者。大率五六年後。乃始能盡通其文規。可以讀其書。知其義。無所於闕。而今之治此學者。往往學四五年。輒以譯人之才。囂然自大。出而謀衣食。自此以

往。卽與學絕。而究其前數年所學者。不過語句拼字文法之類。去西學尚遠甚。今夫能作華語。粗解華文之人。不能命爲中學之人才。此五尺之童之所共明也。然則能作西語。粗解西文之人。不能命爲西學之人才。昭昭然矣。故恆有彝其語。彝其服。日以西學自鳴於口岸。而叩以彼中政治學術形勢情實。其所見聞。視我輩之待命舌人者。尚或有閒。何則。學與不學之異也。夫此四五年之間。於中國之學。既已循例若贅。閣束一切。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學。其西學亦然。極其能事。乃亦不過在認字與習文法之二事。是直謂之未學焉可已。今以國家之所旁求。天下之所側望。翹首企踵。以謂他日撥亂反正之才。將取於是。而其究竟。乃卒歸於未學。此余所以悵悵而悲也。然則奈何。曰。無徒重西文教習。而必聘通儒爲華文教習。以立其本。無僅學西文。而必各持一專門之西學。以致其用。斯二義者立。夫乃謂之學。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爲主義。以藝學爲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卽不爾。而借材異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絕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爲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散而處於歐墨各國者。固不乏

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抑欲爲藝學者，奉一專門名家之西人，以爲師。雖於中國之學，不識一字可也。欲爲政學者，必於中國前古之積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勢，知其所終極。故非深於中學者，不能治此業。彼夫西人之著書，爲我借箸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於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爲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壞於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六經經世之義，歷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於西政，以求致用者爲第一等。求之古人，則有若漢之長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畧，後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夾漈，永嘉，元之貫與明之姚江。國朝之船山，梨洲，亭林，默深，庶幾近之。求之西域，則彼中政治學院之制，畧以公理，用謂之公理。國與國相處，所用謂之書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數政優優，所謂學其所用，用其所學，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之

當路，知此義，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首重政治，采歐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於東瀛也。今中國而不思自強，則已。苟猶思之，其必自興，政學始。宜以六經諸子爲經，經學必以子學相輔，然後知經學之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使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於古，何者戾於古，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之制度，何者視今日爲善，何者視今日爲不善，何者可行於今日，何者不可行於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於中國，何者不可行於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真今日救時之良才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不此之務，則雖糜巨萬之資，竭數十年之力，僅爲洋人廣蓄買辦之才，靡裒於國，靡造於民，吾恐它日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爲詭病者，彼海軍一政，日本講之而得強，中國講之而得削，其名不殊，其實大異，烏乎。其無使今日之學堂，等於昔日之海軍也。問者曰：子偏重政學，子薄藝學乎。藝學者，西人所以致富強之原也。釋之曰：子烏敢薄藝學。顧欲治藝學者，必廣備諸器，以藉試驗，屢履諸地，以資測勘。教習必分請顯門，學生必儲之綺歲。

吾度今者諸學堂經費之所入尚不足以語於此也。若治政學者則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陳羣籍可以得折衷。雖十室之邑。中人之產。猶能舉之。故吾謂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也。若夫有大力者。能剏博物之院。開比較之廠。聚其才俊。以前民用。此又國之命脉也。夫烏得而薄之。吾直異夫今之言學堂者。上焉於政無所達。下焉於藝無所成。而徒考績於口舌之間。自畫於同文方言之一義。而欲以天下才望之於其徒也。

春秋中國彝狄辨序

新會梁啟超撰

自宋以後。儒者持攘彝之論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見勢絀。極於今日。而彼置然自大者。且日曉曉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則曰是實春秋之義。烏乎。吾三復春秋。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吾徧讀先秦兩漢先師之口說。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尚麤狃。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進升平。則內諸夏而外夷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故曰有教無類。又曰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治之也。有先後之殊。其視之也。無愛憎之異。故聞有用夏以變彝者矣。未聞其攘絕而棄之也。今論者持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彝狄也。則亦何不持據亂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諸夏也。且春秋之號彝狄也。與後世特異。後世之號彝狄。謂其地與其種。春秋之號彝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不明此義。則江漢之南。文王舊治之地。汧雍之間。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國。孰中於是。而楚秦之為彝狄。何以稱焉。不甯惟是。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也而狄之。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晉伐鮮虞。何惡乎。晉而同彝狄也。何注。伐同。成三年。鄭伐許。鄭也而狄之。繁露竹林篇。鄭伐許。何惡。姓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乎。鄭而彝狄之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故大惡之。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邾婁等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惡而三朝事之。故彝狄。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衛也而狄之。穀梁傳。戎者衛也。伐天。哀六年。城邾婁。魯也而狄之。何注。城者取之也。邾婁未嘗加非於魯。夫晉鄭邾衛。中原之名國也。魯者。尤春秋所託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為彝狄。又何以稱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于彝狄而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彝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竹林篇。大哉言乎。然則春秋之中國彝狄。本無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雖中國也。視然而彝狄矣。其無彝狄之行者。雖彝狄也。彬彬而君子矣。然則藉曰攘彝焉。云爾。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號為中國而恕之。號為彝狄而棄之。昭昭然矣。何謂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闢。田野治。學

校昌人倫明。道路修。游民少。廢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彝狄。痛乎哉。傳之言也。曰。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彝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則吾方日兢兢焉。求免於春秋所謂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萬世之義言之。則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國。治一時之義言之。則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彝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學於南海。治春秋經世之義。乃著中國彝狄辨三卷。一曰中國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國之。三曰中國彝狄進退散旨。於以犁千年之謬論。抉大同之微言。後之讀者。深知其意。則曉曉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國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且暮遇之也。雖然。以孔子之聖。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則世之以是書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幾矣。

諭旨恭錄

六月十二日奉 硃筆浙江正考官著徐樹銘去副考官著吳郁生去欽此○同日奉 硃筆湖北正考官著黃紹箕去副考官著熊亦奇去欽此○同日奉 硃筆江西正考官著張百熙去副考官著楊家驥去欽此○十二日內閣抄奉 上諭延茂等奏監犯出獄行劫請將疏防之管獄官革職審訊一摺。琿春副統衙門管獄官恩騎尉烏綳額於監禁擬徒人犯並不依法管禁致令該犯李有私行出獄結夥行劫。協領春升家銀兩非尋常疏忽可比。烏綳額著卽行革職歸案審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巡視南城御史穆騰額等奏刑部推諉重案請旨飭交訊辦一摺。據稱民人趙崑喊控劉士堂等槍人一案。經該城移送刑部。因訊無確供。遂以犯事在京西宛平縣地面人證難傳爲辭。牌行該縣查訊。辦結咨部存案。實屬有意推諉等語。此案既經該城送交刑部。何以轉行發縣審辦。仍著刑部傳齊人證。秉公研訊。務得確情。按律定擬。以成信讞。欽此○同日奉 旨圖什業圖漢那遜綽克圖著開去庫倫蒙古辦事大臣之缺。欽此○十三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糾夥行竊賊犯請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小劉卽劉祥恩小剛卽剛榮煥小連卽連城小榮卽榮奎覺羅恩三卽恩祥韓一卽韓吉昌

小雙子卽雙志等七名著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嚴行審訊按律懲辦未獲之存子卽
僕順兒等犯仍飭嚴緝務獲究辦該衙門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
門奏拿獲結夥搶劫盜犯請交部審辦等語所有拿獲之李順兒王十卽小張二名
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懲辦未獲之小盧等犯仍著嚴緝務獲究辦該衙門知道
欽此○同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遵保獲盜出力員弁懇恩獎勵一摺著兵
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旨庫倫蒙古辦事大臣著車臣漢德木楚克多爾濟補授
欽此○同日內閣鈔奉 上諭徐樹銘現出試差兵部左侍郎著唐景崇署理其所
署之刑部右侍郎著壽昌暫行署理欽此○同日奉 上諭張百熙現出試差國子
監祭酒著吳樹梅署理欽此○十四日內閣鈔奉 上諭祥麟等奏廢員報効軍臺
經費可否賞收並請獎叙一摺已革御史鍾德祥係因言官收受贓私獲咎發遣情
節較重所捐銀兩著不准收祥麟依崇阿並未聲叙該革員犯事原委率行具奏殊
屬非是著傳旨申飭欽此

陝西巡撫張會奏創設格致實學書院摺 附片

奏爲創設書院以培人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世運之升降視乎人材人材之
振興資於學校書院者所以輔學校之不逮也陝西爲文獻舊邦名臣大儒史不絕

書我 朝教澤涵濡二百餘年尤稱極盛近經兵燹之餘元氣未復而關中宏道味
經各書院肄業諸生多能講求實學研精典籍蓋陝人心質直而氣果毅貧不廢讀
故易與有成惟其所服習者經史之外制藝詩賦而已明體或不能達用攷古或未
必通今邇來時局多艱需材尤急自非儲其用於平日萬難收其效於臨時茲據書
院肄業舉人邢廷英成安生員孫激海張象詠等聯名呈懇自籌款項創建格致實
學書院延聘名師廣購古今致用諸書分門研習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學西學但
期有裨實用如天文地理輿吏治兵法格致製造等類互相講求久之自能洞澈源流
以上備 國家之採擇各等情前來臣等伏查生人之急爲學而已矣求學之方務
實而已矣聖門論學不尚空疏游藝繼於依仁政事先於文學後世士夫或專精訓
詁或僅事詞章或空談性理而於經世致用各學轉致少所鑽研冒彰之倫遂得竊
我所長以爲專門名家之業淺見者或且鯁鯁然從而驚訝之而不知其實淵源於
我也近來講求實學風氣一變然自 京師之同文館而外如天津等處之武備各
學堂類皆選取幼童俾習西學其於經籍典章未遑學問恐亦難期得力今該舉人
等請設書院由學政調取年少聰穎之生員而肄習之庶根柢既深程功更易久之
授受漸廣風氣漸開未必無傑出之才奮發而起似於培植人材之方不無裨益如

蒙 俞允再由臣等商酌辦理。敦請博通今古體用兼備之儒主講其中分科學習。嚴訂章程。總期不事空談。專求實獲。庶仰副 聖王崇尚實學之至意。所有據情請建書院緣由。謹會同署陝甘總督臣陶模合詞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臣趙維熙主稿。合併陳明。謹 奏。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再書院之設。必期久遠。始能多所造就。而經費一項。籌畫頗難。為力。茲復據舉人邢廷英等呈請擬設機器織布局。資其利息。以供膏火。即借其機器。講求製造。據稱陝西產棉極多。而行袖之利未興。衣被所資。專取給於湖北之廣布。合陝甘兩省計之。每歲費銀至四五百萬之多。近者洋布盛行。廣布亦為所奪。現擬紳商自行鳩股。創設織布機器局於格致實學書院之側。購置機器。招募外洋名匠以董其事。則既可以收利權而資民用。而士子等學習製造汽機各事。即可借此為入門之徑。是機局為書院之本根。書院即機局之羽翼。並行不悖。實相得益彰。各等語。臣等查陝西一省。四塞自固。實為中原形勝所關。邇自兵燹以還。彫敝未能復業。即布疋一項。歲出至數百萬金。若不及早圖維。恐年復一年。益形困憊。該舉人等籌畫及此。實屬顧全大局。深明利害。擬於機局餘利中。提出書院經費。可期久遠。洵於造士裕民。兩有裨

益。年來如創設鐵路等事。叠奉 諭旨。准由商民自行籌款興辦。官為保護其事。業而不干預其利權。薄海人民。同霑 渥澤。靡不奮興鼓舞。各竭智力。以冀仰答 鴻慈。今該舉人等。援案呈請代 奏。前來相應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勅部立案施行。謹奏。

陝西集股創用機器織布說畧

一此次辦理機器織布。擬官紳商同心合力。一氣共舉。商管銀錢帳項買賣各事。紳管學習機器教訓學徒各事。官則主持保護。而不侵利權。即有事涉衙門。有紳承當。決不致貽累商民。無可疑懼。

一此事若全用官本。則為官辦。利必歸於官。勢將多派委員。致多浮費。故須民間先集股分。以為根本。倘不足用。再領官本。則事屬民辦。利盡歸於民矣。

一湖北有洋布局。係官辦。用銀三十餘萬兩。官辦則局面大。耗費多。吾陝民辦。費當較減。若用湖北鐵政局之機器。所省尤多。然成本不嫌其過寬。本愈寬。則利愈大。今擬以銀一千兩為一股。若能集二百股。則有二十萬兩之本。即可辦矣。

一此股集成。不必即繳出。俟辦有端倪。蓋造房屋。購買機器。延請教師。收買棉花。需用若干。然後照股分陸續繳齊。目下只書一冊。以為後日收銀之據。

一此股集成。每十股舉值年一人。每歲有二十人值年。主持一切事故。其局中辦事。即由此二十人公舉。每年一易。五年以後。出股分之人。皆知局中利弊。彼自放心。知官紳未嘗分毫用伊銀兩。

一此事吾陝係創辦。不可冒然舉辦。須派善算及通達買賣之二三人。先往湖北。住居洋布局。細查數月。細觀湖北規矩。及機器織法。用房若干。機器若干。每日紡綫若干。織布若干。需銀若干。使胸中畧得規模。然後訪求教師。言明幾年。必使陝人自能使用機器。每年需銀若干。陝人學精。謝銀若干。立定和同。即與同購機器。運以赴陝。陝中房已蓋成。即可安置機器。紡綫織布矣。

一此事辦成。必有大利。何也。湖北棉花。常價須二百有零。倍貴於陝西。彼處將布用人織成。運赴陝西。層層釐稅。尙能獲利。今以百餘文錢之棉花。用省工之機器。無運脚。無沿路釐稅。其獲利豈不顯然可信。不惟獲利。且必大豐。

一此事不辦。必有大害。何也。洋紗即陝人所謂綫一物。其始來自印度。人以其質細無力。滯而不銷。久之。漸有圖其簡便。而購以織布者。既而布行。不勝其揀。買主且樂其精。於是甚行。倭人豔之。遂轉購中國之花。至長崎各軋花紡紗機器廠中。製造成貨。然後轉運中國銷售。計二十年出口之花。約五十萬擔之多。惟以水脚釐稅太重。

獲利未能甚豐。爲憾。今議款約章。既有準在各內地製造一切土貨之條。將來勢必先以涇原爲下手處。既無運脚關稅。又省人力工作。其價自必極賤。誰肯買用。貴而不好之土布。而不買用。精而極賤之洋布。哉。立見陝西所行之湖北布。無人買用。陝西布行。自然家家倒閉。而每歲數百萬之生意利益。盡被外人奪去。豈非大害。此害顯而易見。凡我陝人。宜惕然自懼。速爲防之。而在布行。尤宜猛醒。

一此事既辦。宜速設機器書院。不能自用機器。雇人代作。仍受制於人。不能全收利權。擬開局即立一書院。凡有股分之人。均選聰穎子弟。送入書院。公請教師。教訓各樣機器。數年之後。自造機器。不惟洋布全收其利。其他有利之事。既可漸次推行。而人材一經歷鍊。自必瑰傑輩出矣。

一此次集股。不拘籍貫。此事爲保全中國利權起見。非專爲陝人謀也。陝中商民。舊多外省之人。今一律入股。即應送子弟入院學習。倘學習精通。即由本局出具保結。送憲司而試。其有成者。可咨送總理衙門。以備任使。

一此次集股。不拘官民。中國之弊。全在官民相隔。故諸事受制於外洋。不獨利權也。而利權尤甚。外國合一國之君民謀利。中國則聽民自爲之。外人之力聚。中國之勢散。中國所以貧弱於外洋也。此次集股。欲聯官紳商爲一氣。即當不問官紳商。

皆準入股獲利均分則官紳商之氣常通諸事皆可辦矣其仕宦省分不準開設市肆之舊例擬稟請 奏聞此次集股爲民保利非與民爭利不在例禁之內且官爲民倡也如亂後初行准鹽官商同辦方始暢行可援以爲例其有效彭剛直公之爲人辦成得利後盡以其股本歸公者聽

一初集股分不可無歸宿之處擬即以味經刊書處爲總滙之所凡有欲入股者均自書明姓名字號居址籍貫卽寫一冊俟有二三十股卽可選人前往湖北有五十六十股及湖北信回卽可開拓廠基蓋造房屋購機器歸卽安置織布矣蓋造房屋卽選人監工而以工所爲總滙刊書處之總滙卽撤

一此次創辦集股及集股已成推舉值年無論紳商不給薪水其常住局中辦事及往湖北者則須薪水

一此事係創辦凡有官紳商能晰機器利弊用法價值及織布法程利弊均可來味經面商或路遠以函相示局開後如有弊端入股之人均可至局相告卽非入股之人亦可以函相告此事爲保我中國利權凡我中國之人宜人人竭其才智爲之某等才智短淺不敢自以爲是不樂聞人言也

一此局旣成織布精而價廉必能暢銷獲利將來去路旣廣再爲擴充廠屋增添機器第恐本地之人旣知機器之利或別開一局以掣利源殊非同力合作之本意此風決不可開中國之勢本散藉此聚之若又紛紛私設機器則又散而不聚何能力敵外洋宜以私設機器機房懸爲厲禁方能收回利權

一旣能以機器織布其染法印花亦宜漸次講求以及洋紬洋縐羽毛洋絨畢吉羽綾呢等類均宜推廣製造蓋以上各物以羊毛爲大用本省土產所出購辦尤易獲利必豐總之此局爲開風氣之端凡西藝之長足以利國利民者均須以次漸及方不負今日立局本心

一機器織布局創始於上海近年以來沿海長江一帶相繼仿行集股創設計已成及將成者共十五處以本年各局覈計之大約統有紡紗車三十六萬架織布機器約三千軸軋花機器更難悉數而日增月盛者且方興未艾也使非大有益誰復糜數十百萬金之費爲兒戲哉查海關二十年結帳洋布之入口者不及一千四百萬匹視十六年一千七百四十萬匹十七年之一千八百六十萬匹減少甚鉅此亦可觀其大凡矣

一湖北機局所織之布種類甚多有幅寬一尺五寸者其用與廣布等今擬開辦時多分種數視何等銷售暢旺則以全力注之庶免積滯之弊

一此次集股隨發股分票一張有願入股者自書籍貫銀數於票內持至涇陽味經刊書處登入底本帳內迨收銀時另發執照存本人處以後即以另發之票爲收取利息之據其願入數股數十股者或書一票或書數票數十票各從其便其力不能入一股者或入半股或一二分亦准集入止書一票繳銀獲利均照分數折算

一此次集股創設織廠決無不獲利之理即或日久利微或別出事端均不准致累股主派認虧折所用官項亦均由廠歸還與民股無異則入股者知有利無害踴躍從事此次之股既易集他日推廣煤鐵皮毛人皆信服亦易爲力矣

鄂督張飭紡紗局改歸官辦札

爲飭遵事照得湖北創設紡紗局原爲振興商務抵制洋銷起見建議之初即以官任倡導商任經營作爲官商合辦之局當經札委本任江漢關道瞿署臬司督辦局務候補知府盛守春頤總辦局務一面籌撥官款一面招集商股訂立合同協力興辦期於互相維繫各不相妨本年二月間本部堂以該局工程將次告竣機器安設齊全不日即可開工原議官商合辦官股商股各半其勢維均權力不宜偏重複經添派奏調差委廣東候補道王道常川駐局督辦廠務并飭會同瞿署臬司督同盛

守與各股商再行詳載明晰妥善章程務使商力隨處得以展布而官力隨事得以勾稽互盡防維兩有裨益俾出入盈虧明白顯著於釐定之中仍寓維持之意仍疊經王道與商董婉切籌商初意股本既各半分籌即事權宜一律分任而商則慮局務或多牽掣呈遞章程四條仍以官爲保護商爲經理爲請繼議商既不願官分其權是責成全在於商官未便再添股本祇能就已撥之三十萬兩按年取息不問盈虧而商又謂該廠需款繁鉅實覺力有未逮堅請官再撥銀二十萬兩所呈約估數目逾於前稟甚多大意但欲官助商人之貲而不欲官關商人之事似此用款無定成見難融是官商合辦之局諸多窒礙自不能不另籌變通辦法現據各股商合詞公稟既稱力有未逮請官收回專歸官辦自應照准茲經本部堂詳加酌核惟有另行籌款由官收回暫行試辦應飭盛守會同商董將經手節次所收機器是否概與原訂相符一切用款及所造工程核實分別造報粘同收條帳單簿據呈候覆加確核如果鍼孔相符驗收屬實准先撥還商本十五萬兩其餘十五萬兩給發印票一年爲期暫作存項周年八釐起息此外挪用莊款統候帳簿核對清楚即行分別歸還至以後應付機價均由官爲經理按期清付當茲改歸官辦之始亟應遴委司道大員認真經理查紡紗局與官布局地既相接事復相同應即以總辦官布局

務本任江漢關道瞿署臬司。現署江漢關道蔡道。奏調差委廣東候補道王道。總辦紡紗局務。并另札布局稽查兼坐辦馮丞啟鈞。坐辦紡紗局務。仍兼布局稽查原差。在假布局坐辦補用知縣馮令嘉錫。兼稽查紡紗局務。其餘收支繙譯各員。均以布局現辦委員兼辦。以資熟手。而節虛糜。至原辦總辦局務盛守。現經委赴江西彭澤縣。確查煤礦情形。應俟將款目及一切經手廠務。交代清楚後。即行赴江。所有全廠機器器具存料簿據。及作而未完之工。存而未用之貨。暨定貨未付之項。出貨未收之款。以及一切往來銀錢出入帳目。均責成王道督同馮丞等。按照簿據。逐款稽核。妥慎接收。分別具報。常川駐局。殫心整頓。實力經營。毋負委任。至該局現在司事工匠。務須認真遴選。分別去留。毋任冒濫。仍俟一二年後。辦有成效。再行招商接辦。以符本部堂倡導製造。振興商務之本意。惟原有各股商。此時如仍願將股本存局者。將來准其議令接辦。此時如將股本索回者。將來即不許其接辦。以昭平允。除飭遵並分行外。合就札行。札到該局。即便遵照。此札。

按湖北紡紗局設於省城文昌門外。經始丙申。共股本銀六十萬兩。官商各認一半。定議官任保護。商任經理。商人為劉邱黃盛諸家。而推盛我朋太守。春願總辦其事。現因須添股本四十萬兩。復欲與官均派。大府以既須官商均派。即應事權相等。方可互相稽核。否則須將官本併入商股。所有官本暫由商認。利隨後撥還。商人皆不允。大府恐意見各執。有妨局務。爰令暫歸官辦。俟辦妥後。仍招商人辦理。本館託友人鈔得原札。因錄入報。而敘其源委如此。

英文報譯

歸安孫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烟臺英領事中國各口商務報錄要之四

續冊 五冊

譯上海字林西報十四日

自勒能君謂中日之役。中國商務並未因之減色。惟牛莊一口。為日人所侵踞。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及九十五年。海關報冊。其進出口貨物與價值。視前不相上下。求其所以然之故。殆大半得力於駐劄上海總領事韓能君。韓君力持揚子江與上海為局外之地。不能攻擊。至於中國大局。則雖一敗墮地。創鉅痛深。而委靡不振如故。不出我之所料。

馬關約成。而英國在臺灣商務一變。蓋臺灣既屬日本。英貨須納稅較多。所幸者商務從此可望擴充耳。臺灣茶葉。此後必先運至日本。然後再轉運出口。此則於我國在廈門茶商。大為有損也。中國籌賠日本兵費。恐於我商務頗有關礙。蓋洋債悉以關稅抵償。而關稅所缺者。則勢必於內地各稅。設法以彌補之。查內地抽稅。約徵百。而中飽七十。歸公者祇百分之三十耳。故商人所納之數。視歸公者幾至三倍之多。此次因彌補關稅之缺。而中外商人。皆須喫虧。違背條約之徵斂。當於此愈甚。

新開口岸係重慶沙市蘇州杭州四處重慶則非用輪船不能興旺沙市則洋貨無甚銷路但上下輪船在此裝卸貨物轉運他處而已蘇州去上海太近所有商務皆蒼萃於上海蘇州不能甚興杭州開埠後不過爲土洋貨經過之處蓋浙江內地土貨之出口及洋貨之入浙江內地者必先到杭州再行轉運如福州之綠茶此後必改由杭州而至上海不由甯波矣然則蘇杭開埠特商務稍有移動耳把彼注此初無加多也出口之絲亦未必因蘇杭開埠而遂有所增。

每開新埠中國國家必謂此係讓與洋人之利益而孰知所利於華人者不遜洋人無論其他即稅則有定關吏無私兩層已大有益於華商矣。

說者謂金貴銀賤凡用銀之國必大興製造即如中國前以若干銀購若干貨今日猶是也貨價既未甚漲落工貨亦無甚懸殊而用金之國則貨價與金價日見昂貴宜乎用銀之國大興製造也是說也猶未盡然蓋中國雖號稱用銀而實則銅之流通遠過於銀農工不問銀價與錢價若何彼非銅錢不收誠以日用所需用錢居多於是而工價貨價皆須以錢作準矣故中外貿易以金銅兩品之上下爲尤要關鍵現在以銀一兩祇兌錢一千二百文前者可兌一千五百之多然銀價雖跌而工價

則如故前者作工一日需錢若干今日仍需錢若干也查上海一口紡織盛行惟究竟能否與孟哲斯脫英國著名紡織之區爭勝則須視銀銅之漲落耳。

其五

白勒能君謂欲興中國商務必先富中國之民欲富中國之民必先開濬利源然以中國之政法而求其利源之暢旺是猶却步而求前也。

中國民間之窮困至今日而可謂極矣良由肉食之徒祇知自充其慾壑視閭閻之疾苦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而不動於中其尤甚者設計剝削惟恐不盡如是而民有不貧者乎。

我西人亦有受損於華官之事然爲息爭起見苟能忍受則亦忍受之矣。

有時我西人與華官有所爭論請公使向中國政府理說中國政府無不袒護華官即使政府允爲辦理行文督撫而各督撫大都若罔聞見或謂政府行文各省時往往另附私函暗囑各督撫毋以爲意其所以行文各省祇以掩飾西人之耳目而息其忿爾。

各國公使有事舍總理衙門無可告語者而總理衙門無節制外省官吏之權設遇緊要之事惟有請旨周折若此殊可厭也。

中國度支日絀。窘急萬狀。乘此機會。或可使中國變易征收釐金之法。蓋使各國允中國加收關稅一倍。則中國每年入款可增銀七百萬兩。是中國之所欲也。至內地釐金。務令中國委西人辦理。與海關同。其所收之稅。與所設之卡。均須有一限制。惟此事大不便於各省官吏。故萬難應允。然各省釐卡林立。且派貪污之員。主持其事。終非商貨之利也。卽云有背約征收之弊。可將已輸之款歸還。然非有確實證據。不可在中國必以中國人之所見爲證據。而華人畏官如虎。發瑕摘伏。庸有望乎。若夫加收關稅。每年可增入款銀七百萬兩。中國繁富數省之釐金。爲官吏所中飽。亦有此數。中國內地商務之不興。職此故也。蓋中國抽收釐金。煩苛已甚。鎮江釐局。於凡經過之貨。若交足值百抽十五之數。則沿途所經釐卡。皆可免捐。鎮江之例如此。而商民樂從。可知零星輸納。當猶不止於此也。故遠道轉輸。竟有貨未到埠。而已須售貨以完釐金者矣。

駐劄中國領事。因須審判案件。不暇顧及商務。爲今之計。各國宜專派一員。管理商務。既有管理之人。則不第於商人有益。且公使亦可以諮訪一切。其利便爲何如乎。我西國與中國通商已久。而缺憾尙多。蓋中國之所有。而西國之所需者。與西國之所有。而中國之所需者。遺漏不少。我西人宜加意講求焉。

中國內地商務。我西人知之未盡。研究而得其精。惟傳教諸君是賴。因渠等諳習內地情形也。各通商口岸。應仿照上海之法。設立貨會。陳設各種貨樣。縱人觀覽。則洋貨之名色品類。華商可以洞然於中矣。

各國製造廠。應派人携所出各貨。至中國內地游歷。或分送。或賤售。以廣招徠。

日本報論中國

譯京津西報 西七月廿四日

嗟夫。中國不振。受侮於強鄰。時勢至此。東方太平之局。其猶能晏然安乎。有日本時報。嘗論及之。而爲之咨嗟嘆息。而不能已於言也。意謂中國積弱已久。英居其西。法居其南。俄居其北。虎視鷹瞵。實逼處此。德國雖外示無他。未見其攘臂而起。而其處心積慮。狡焉思逞。初無異於三國也。今卽以三國之舉動觀之。恐吾東方勢均力敵。足與相衡者。將日益浸衰。而不能持久。緬覽當世。實愴於懷。然則將何以處之。曰。中國必盡革其舊日之弊。舉國而效西方之治。政令教化。咸與維新。而後可。約而舉之。其尤不可須臾緩者。三曰武備也。度支也。學校也。中國兵制。今日雖漸講求。延聘西士。日夕訓練。或可冀其成軍。第散漫各省。無所統率。殊非節制之師。蓋兵貴於合。不貴於分。必以通國鯨鯢之衆。合而爲一。庶幾呼應之靈。征調之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絕無牽制阻滯之虞。自古治兵之道。莫有過於是者也。中國地大物博。源不可

謂不富而迺輕心掉之。不知理財之道。實遺於澤。材遺於山。府庫空虛。左支右絀。向所恃者。關稅之僅僅。而又以借貸他邦。用以爲質。債雖匪鉅。而有損於國帑。不尠亦重負也。至於人才。則國家之根本。根本固。斯國家安。而郅治以隆。中國學校之衰。已匪一日。漠然視之。漫不加察。若等之無足輕重之事。而置諸不議之列。是可異焉。嗟乎。中國不振。沈溺而不知返。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日本於此。其猶能袖手視乎。吾知日廷必有以保恤鄰國。援而出之。陷阱之中。是不特爲中國計。而所以保東方太平之局者大也。

論俄人在中國之權勢

譯上海字林西報 初八日

太晤士報館北京訪事人函云。俄人振奮於中國。有日甚而不可遏之勢。近來各國之有所舉動於北京者。惟俄爲得其上著。各國皆望塵不及也。各國於中國北方。有所求請。俱爲俄人所阻。英國有數公司。請於總理衙門。開採直隸及吉林礦產。以興大利。總理衙門雖避之。而以礙於俄人。遂作罷論。中國所需新借之款。必待俄親王烏和他木司科抵京。始能定奪。蓋或假諸他國。或仍由俄國擔保。須取決於俄國親王也。如此則中國必仍以借款之故。爲俄國所牽制。不但此也。俄人竭力經營。百端並舉。有武員一人。機器師一人。奉派駐於烟臺。頃刻之間。即可馳至膠州灣。膠州灣

者。將來中國屯泊水師之所也。俄公使喀西尼所訂之約。其中條款。設能一一照行。則膠州之港。可爲俄賃。是中國之所有。無異俄國之所有也。俄國西伯利亞總督處武員。有一人在北京。又一人在天津。其他兵學礦學理財諸名家。紛紛而至。俄人房齋老脫。乃佼佼出衆之士。而總稅司赫德之幹員也。今已辭去關職。執事於中俄銀行。房齋老脫。夙與名公鉅卿聯絡。李傅相及京中諸大僚。皆愛重之。其在赫德處。總理華文事件。故於稅務情形。鉤深摘隱。纖悉靡遺。中俄銀行及中國東方鐵路公司。房屋。現正興造。日後尙須分枝於牛莊。北京。天津。吉林。奉天。四處。已設俄文學堂。至於中國西方邊界。俄人權勢之深入。殊出人意料之外。喀埃希。斡利。埃及伊犁。俄人可一舉手而得之。新疆亦必步可汗諸部亞西亞之之後塵。以擴充俄國之版圖也。夫中國之無計籌邊。已昭然可見。回匪起於甘肅。華官自知無能爲力。而求助於俄矣。中國之窮困日甚。而需財卽因之日急。向之中國入款。以供各省內治之用者。今則盡以之歸償洋債矣。中國落地捐。及一切橫暴之征斂。本所以隱制子口稅。近因勉順各國之意。一概豁免。而入款於是乎大減。湖北。四川。夙稱繁富之省。而天災流行。饑民載道。地丁錢糧及洋藥稅。必因之大絀。而庫藏於是乎益窘。況被災各縣。有人相食之說。後顧茫茫。可憂孰甚。夫民窮則思變。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近來各會

匪有蠢動之意。華官焦灼萬狀。噫。大難之來。可指日而待。滔滔中國。將從此無安居之日矣。雲南有揭竿之事。廣西有萑苻之患。教士買賣爾被害。雲南之匪與甘肅回匪相構結。皆將爲患於中國。其先兆蓋已見矣。

俄增軍艦

譯京津西報 西七月廿四日

俄國近於俄京聖彼得堡海軍衙門新船廠添造各種船隻。業已一律興工。計有大戰艦一艘。名奧斯力阿罷。重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噸。一萬四千五百匹馬力。十五諾脫零五。第一等巡船一艘。名奧羅拉。重六千六百三十噸。一萬二千匹馬力。二十一諾脫。礮船一艘。名及爾雅克。重八百十噸。鐵甲防海船一艘。重四千一百二十六噸。五千二百五十五匹馬力。以上皆在新船廠製造者。共四艘。又於別埠製造巡洋船二艘。一名代哀拿。一名配來達。各重六千六百三十噸。一萬二千匹馬力。二十一諾脫。其名派勒司佛忒戰艦一艘。及巡洋船一艘。則造於卜爾別克船廠。戰艦重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噸。一萬四千五百匹馬力。二十諾脫。巡洋船重八千噸。二十諾脫。又在法國船廠所造者。計巡船一艘。名斯佛忒來拿。有六千匹馬力。二十諾脫。重三千三百二十八噸。戰艦三艘。各重一萬零九百六十噸。一名帕爾他腊。一名批忒羅拋羅扶司克。一名西佛司拖帕爾。皆將次告竣。又有重四千一百二十六噸之鐵甲防海

船一艘。名哀潑勒克斯查。及重一千五百噸之礮船一艘。名克拉潑來。亦不久可以入水。除以上所列各船之外。更有魚雷船十五艘。巡洋大魚雷船二艘。一名哀勃勒克。一名曷格司。亦係在卜爾別克船廠製造云。

俄國丁口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八月四日

西曆本年正月二十八日。俄國稽查各處丁口實數。計俄人之在歐洲俄國者。九十九兆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人。在波蘭者。九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人。在考開沙司者。九百七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三人。在西伯利亞及薩噶里恩者。五百七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在亞細亞一帶高原者。三百四十一萬五千一百七十四人。在亞細亞洲之中。及巴馬者。四百十七萬五千一百零一人。在起佛阿及拔卡特者。六千四百十二人。在芬蘭島者。二百五十二萬七千八百零一人。以上共一百二十五兆二十一萬一千一百十三人。其居於西伯利亞諸城者。計叻母斯克城。男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人。女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人。共五萬二千四百三十人。歐庫特斯克城。男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七人。女二萬四千九百十七人。共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四人。澳姆斯克城。男二萬零一百零六人。女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七人。共三萬七千三百七十八人。圖門城。男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八人。女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八人。共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六人。

百八十八人。擺納阿爾城男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六。共二萬九千四百零八。海參崴城男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一。女四千五百三十五。共二萬八千八百九十六。喀勒司峇亞斯克城男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女一萬二千零二十七。共二萬六千六百。拖保耳斯克城男一萬零六百六十八。女九千七百五十九。共二萬零四百二十七。海擺落扶斯克城男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女三千二百五十九。共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二。起他城男六千四百二十九。女四千六百零三。共一萬一千零三十二。雅苦特斯克城男三千五百零六。女二千六百九十一。共六千一百九十七。

英君主擬令太子攝位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七月廿四日

六十年慶典既舉。英君主有開散之意。而君主退位之謠。即於是乎起。然君主在位六十年。日理萬幾。苟此身一日在世。則必盡一日之力。忽然舍去。想君主不忍也。君主老且憊。而又傷於變故。蓋自其夫之喪。而悲感之心。至今未已。愛婿亨之亞夫。罷吞卜克。又為亞非利加野蠻所害。而痛悼益甚。雖然。君主善自攝養。故精力猶不至甚衰也。今君主願思休息。以自暇逸。而又慮英太子難付大事。人望未孚。故欲乘晏駕以前。使太子試攝君位。大權則仍操於君主。蓋君主之心。與閭閻相休戚。冀他日之民。得如今日之優游仁宇也。夫天下之屬望於此事者甚殷。凡事以歷試而始明。哀而卜脫愛特桓特太子之君德。可於此舉見其大概矣。

美國度支

譯富國報 西七月初三日

美國去年一年至本年西六月杪止。計進款六十八兆八千萬鎊。出款七十三兆二千萬鎊。共不敷四百四十萬鎊。然視前數年。已覺有盈無絀。查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短至五百零四十一萬鎊。九十五年。竟短至八百五十六萬一千鎊。去年進款之多。以商人聞國家欲加重進口之稅。於是羊毛等貨。乘重稅未定之前。爭先進口。故海關收數。因之大旺。據主議加稅諸人之意。謂關稅一旺。國家所入之款。終可以敷所出。然以余觀之。竊恐未必能操必勝之券也。

日本消息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八月初四日

日本東京西七月廿八日來信。謂東京風傳伊藤侯業已將日本與英國聯盟之約議成。又據駐英京倫敦日本公使加藤言。目下日英二國。邦交之輯睦。益勝於前云。伊藤侯現駐節法國巴黎斯京城。曾晉謁法總統福挨。少緩即欲至德國及意大利國遊歷。

駐劄美京華盛頓日本公使。於西本月二十六日電稱。美國上下議院。於本月二十

四日散院。美總統麥荊來。不數日將至鄉間避暑。所有收屬檀香山之事。擬遲至西十二月開院再議。

日廷降諭言檀香山一事。應請他國政府公斷。今日外務省已將此意電致檀香山政府。亦已允准照辦理矣。

日本有外務省司員。近日檀香山回國云。檀香山之事。彼政府早知日本必不允由美國公斷。現在欲於瑞士國設一公議所。以議是事。第日本近所定瑞士國錶稅畧重。恐有開罪於彼政府。致其內懷私意。所斷不能平允。故日本擬請比利時國。否則意大利國公斷。目下意尚未定也。

日本商務

譯富國報 西六月廿六日

比來美國銀根甚緊。故去歲美商競將鋼軌機器及鐵釘等。售與日本。以與歐洲爭利。即以鋼軌一項而論。去歲竟有三萬噸之多。價廉於英國。又能定期限造。故日本樂就之。今年日本公私兩鐵路。皆欲擴充添造。所需龍頭不少。美國諸廠必尚有大宗生意。可獲厚利。查英國造龍頭之廠。薦於日本者。共有九家。均以限時太促。不能如期交貨。故此利悉為美商所奪。倘自後英國各廠交貨亦能如是之速。應即設法使日本知之。以冀其舍美就英。英國駐東京署理副領事雷君言。原美國生意所以

能勝於人之故。大半得力於火車輪船二公司。以彼一公司聲氣聯通。無論何廠所出之貨。交與鐵路公司。可以直運至日本。既速且廉。毫無轉折。近時紡紗機器進口。亦舳舻相接。足見紡紗之盛行。出口稅豁免以後。綿紗出口。亦源源不絕。中國所用綿紗。素向印度購買。日本終思有以奪其利。自軍務以後。日本擴充商務。及工作等事。異常振興。去年所有新創各項工業股份。共有九百三十九兆六十四萬九千元。以視前年祇三百二十九兆八十四萬元。相去遠矣。第有數家公司。一切貿易。不能穩步而行。是以虧負倒閉者。亦頗不少。十年以來。貿易場中。皆通行期票。往往有遠至三月期者。持票至銀行收兌。折扣甚多。銀行且不甚樂用。故商民亦不能深信無疑。以致東京去年底。商貨為之太滯云。

暹王遊歷

譯倫敦中國報 西六月廿五日

暹王於西六月二十二日。蒞維也納。奧皇率諸親王各文武大員。迎於火車棧。暹王遂與奧皇偕乘馬車。請好夫勃克宮。奧國士卒沿途列隊相迎。異常熱鬧。不亞於曩日俄皇俄后遊歷至此情形。到宮之時。諸朝貴暨外部大臣。均已在彼祇候。二十三日。往謁奧皇。並至奧故太子羅道爾夫墓側。置一花園而歸。

又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初二日

西六月二十六日。暹王往辭奧皇。迺與諸王子自維也納。而至亨葛里國京城。普達配斯脫。奧國與亨葛里國共一君主。奧皇即亨葛里之王。猶英君主之為印度國皇也。奧皇復躬送於車棧。握手而別。既抵普達配斯脫城。亨葛里首相倍恩勿愛男爵。及文武大員。俱迓於車棧。亨相先致頌辭。暹王亦致辭答頌畢。遂乘馬車至旅邸。

目下暹王已抵俄京聖彼得堡。想俄皇款待。必至優極渥。逾於尋常。蓋俄皇前環遊地球日記中。曾謂所經之處。以暹羅相待。最為殷勤。故度其必優禮以答之也。聞暹王遊俄京後。且欲仰瞻俄國舊都莫斯科。方至瑞典國。大約將由瑞典而至墨格林。勃克許為靈國。德國之一小國。與該處公爵相見。迺如英國。計程約西六月下旬。可抵倫敦。英君主將特派御前大臣。及鑾儀衛大員。以為護衛。並供應一切。且欲留暹王居於拔肯海姆宮。而暹王性喜習靜。故擬在彼小住數日。以見賓客。即遷居於泰潑落考脫離宮。聞在英約留一月餘。然後至荷蘭。至西班牙。至日斯巴尼亞。至葡萄牙。埃及諸國。暹王到英時。英君主大加陳設。以延大賓。相見於哀爾均富活愛脫海島之離宮。迎以己之坐船。倫敦府尹亦預備供張以俟。并聞暹王在英。所欲游歷之處。均已一一布置矣。

暹王天姿明敏。舉止嫺雅。其幼時保母。係英國婦人。故能操英語甚習。數年前曾令諸王子就傅於英。諸王子皆惟日夜孜孜奮讀。是以學業日見精進。其王次子名罷力潑脫者。在英數年。旋入德國。撲此得姆武備學堂。方其初入之時。例應先行考試。主試者閱其試卷甚佳。以之進呈德皇。德皇極口稱美。諭示皇子。並謂之曰。試卷固當如此。其第三王子。名愛勃哈。嘗入倫敦之葛力尼乞水師學堂學習。自後即為水師中人矣。暹王來時。二王子即為王船中水師學生。當渡蘇彝士河。由三王子駕駛。該船管駕英水師官克明。深嘆服其駕駛之得法云。

地球紀年

譯美格致報西六月十九日

英國最著名格致家開爾。非因英國之近著一論。論地球自有生物以來。至今共若干年。此事向來格致家。終未能考究得實。茲開爾非因能創此論。實為格致中最新奇之說。從前格致家言地球凝成生物後。迄今已二萬萬兆年。而據近來格致家所考究。則年數大減。開爾非因謂在二十兆至三十兆年之間。蓋自愷恩勃靈石。地球層地質。第二以上各層地質。約十七兆年。便可結成。可知自有生物至今。斷不出三十兆年之外。此數確有可以自信者。

路透電音

德國為希臘償土耳其賠款。俄國不以所擬為然。故德國公使。已電請德政府。示諭

西七月廿九日○各國公使已將希臘賠款議妥。德國亦已允從。大約禮拜六。即西七月三十一日。和議可成。○暹羅國王已抵倫敦。英君主特命御前衛隊扈從至拔肯海姆宮。西七月廿九日○希土和議草約已由各國公使議妥。○普國雪里歇阿地方大水。為百年來未有之鉅災。西八月初二日○禮拜六日。各國公使與土官會議。土希和款。土官意欲酌改數條。而為各國所不能允從者。恐和議又不能速成。○英國首相沙列士勃雷言各國所公議土希邊界。土廷已允。惟土國欲暫據賽色利險要數處。俟交清賠款然後撤兵。此事各國尚未議妥。希臘究能賠款若干。亦未定。惟希臘既應賠款於土耳其。今後其出入度支。當有人為之管理。但此事頗不易。非能猝辦。至克里脫之事。以賠款未議妥。尚不暇及此。西八月初三日○希臘外部大臣言。倘希臘度支欲由歐洲代為管理。則希臘君主必退位。○土耳其蘇丹傳諭。欲重整水師。已有水師船一隊。自達臺納爾司至克里脫。○昨日暹王與英首相沙列士勃雷密譚甚久。西八月四日○土希和款。各國均已允從。惟土國於賽色利如何撤兵一歎。尙待妥議。○傳聞希臘度友。倘由歐洲代為管理。希臘君主必退位之說不確。○暹王至倫敦上議院聽議。坐金椅座。近英君主寶位。西八月五日○英國水師不准土耳其水師船進克里脫。土耳其報章謂土船不過到彼遊弋。初無他意。西八月七日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中國現情

譯東京日日報西七月十一日

英國駐紮福州領事亞連氏具報云。往年中日構爭。干戈相見。中國遂大敗。然中國人民。未嘗以大敗之故。驚醒睡夢也。古語有之。犀利之刀。持以斬人。雖至身首異處。亦不覺刀之加其身也。此語正似中國現情矣。夫中國自戰後。悉失其艦隊。挫其精銳。苟擬恢復其國威。亦不能一日以挽回也。況其賠款頗鉅。其通商條約。甚為外人所阻撓。其否運可勝言哉。然中人恬然不悟。殊令人不堪憂也。夫中國財政制度。分而為二。一為中國政府之財政。即徵之於各省也。一為各省之財政。亦徵之於所管轄之下也。中國財源。止出於此。在平時善養其兵。則苛斂亦可以支持。然今既賠餉於日本。假令有更興陸軍。或再興鎗炮廠等事。國用多端。費用行將不給。況其商務衰頹。如產茶之額。日有減色。中國現情如此。仍不知廣開內地。盛興商務之利。鐵路未興。一條之道路。未嘗開通。昔日之中國。與今日之中國。尙有何少差異哉。夫中國往古文明之開。既先於我英人等裸體野蠻。以山野為巢宅之時矣。以今思昔。中國果有何進境乎。又果為何等活動乎。一思至此。則惟增惻怛耳。

中俄鐵路情形

譯國民新報西七月廿四日

倫敦日日報錄嘔的沙訪事云中俄東部鐵路測量之事今已告竣計期明年底可
訖工也此路之長計二百五十威兒斯得當日本約一千五百町俄人志在中國故假名於西
伯利亞鐵路而欲亟竣中俄鐵路之工事也且其志不在小鐵路所經過之地不論
屬中屬俄欲必化之以爲俄風服俄之服幣俄之幣處心積慮何嘗一刻忘滿洲一
帶乎他日鐵路竣工俄貨搭載於輪車俄兵駐屯於滿洲俄幣行使於鐵路附近之
地是卽東洋形勢一變之秋矣然其所最關係之故豈非中國乎嗚呼可以知所自
警焉

論俄在東三省建立府埠

譯日本新報西七月廿一日

海參崴來信云中國任俄誅求已允俄人設鐵路於滿洲之野此報之傳至海參崴
也萬人齊嘆曰如此江山坐付人蓋俄人志本不在區區鐵路也中俄鐵路豈止鐵
路一公司哉彼其意中宏圖遠大別有妙用存乎其間聞該鐵路公司志在經營滿
洲一帶各種之業先墾其荒土繼興其農務而後將及其餘之事也夫俄人將先啟
其端於移民卽俄人將創立一府市於滿洲苟生植人口五萬卽欲別立希臘教院
純然如俄國之觀蓋苦心經營是其緒業耳近已相地數處如法蘭見附近及伯都
訥附近是也二地皆傍鐵路所過之地然尙未見碣定也又聞其將開船埠於松花
江及其支流皆有深謀而爲此也異時風雲變色之日其經營之跡必有確然可見
者焉

杭州蠶繭抽稅事

譯日本新報西七月廿一日

上海英商怡和洋行爲買繭於杭州故造小屋以烘燥所買之繭自五月十八日至
六月四日從事於此所買之繭價約七十兩直輸出之於外國在杭州華商等謂凡
華人買生繭而烘燥之必抽其稅凡設烘繭爐一所則抽稅二百元或三百元以爲
例乃洋人爲此則未嘗抽稅按所定約章外人買繭而烘燥之於其租界則所謂製
造物品之事不抽稅於洋人是輕於彼而重於我也豈理也哉應抽稅於在租界之
洋人方昭平允於是浙江巡撫札海關道及稅務司囑其飭令該商納稅然英商仍
不肯出釐金及其餘何等之稅而烘燥之繭已輸之而去矣蓋英商亦有理可執也
意者此事應爲後日成案也

中國漆質

譯東京日日報西七月十七日

近時中國之漆輸進於日本日益增多有關係於日本漆器不鮮苟如此不已則恐
至日本漆器之價值必落也蓋中國漆價頗賤其質極劣固非日本漆之比日商利
中漆價賤混投於日本漆中以鬻之又謂與其植日本漆樹以待其生長而後取漆

不如即輸進中國漆之便且利。蓋屬短見耳。中國之漆本質極劣。作上等漆器。即蒔蒔器即上等漆之名也之類。亦未能適用。然則須植日本漆樹。以豐收漆料。是爲亟務也。現日本漆工會。慨然振興。將欲游說於奧羽北陸九州關西關東等能產漆之地方。以排斥中國之漆。漆工家某君等。已起程而至奧羽云。

俄前相魯馬能務逸事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廿二日

俄人的伯魯務。撰俄前外務大臣魯馬能務傳。刊諸俄京。其軼事未流傳者頗多。今畧記焉。當俄土戰爭之時。俄軍長驅席捲巴爾干半島。自三斯的華諾至黑海之濱。莫不遍布俄兵。土京君士但丁堡。在重圍之中。待號令一下。將進衝土京。其勢岌岌。危如累卵。土軍亦集精銳於一城。堅守不出。兩軍各出斥候。布反間謀。密查情形。欲以乘無備而快意。當是之時。講和條約。將就訂結。而商議未妥。設有迫格矛盾之事。則礮烟彈雨之慘。將復見之。俄將士等。謂我軍連戰連捷。及今驟弭戰講和。所得幾何。宜乘破竹之勢。屠君士但丁堡。必使蘇丹面縛出降於轅門。而後徐議講和。未爲遲也。土軍亦悔恨連敗。悲奮激昂殊甚。乘暫弭戰之時。大募兵於國中。謂勝敗本兵家之常。今日之挫。被俄屈辱極矣。豈可不快意一戰。即與議和。苟發大兵掩擊俄軍。以絕其患。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及是時而後徐議講和。則我所欲焉耳。兩軍自

恃其勢。殺氣雲蒸。土軍有華德巴沙者。血氣方壯。以驍勇名。現爲陸軍大將嘗擊敗俄軍於

埃列奈附近。氣頗揚揚。乃欲復擊俄軍。以快其意。尚未得機。一日前營斥候來告報

云。俄軍方築望樓於其哥薩克陣前。以便窺我軍營也。華得巴沙聞之。踴喜曰。是即

破弭戰之條約者矣。即遣使於敵將斯哥伯列務將軍。使謂曰。限爾明日上午天九

點鐘時。須撤望樓。不然。則我軍將直進與貴軍復干戈相見也。斯哥伯列務將軍。具

報顯末於俄軍總督得列片伯爵。時夜半伯爵接報。直命大本營外交事務員穢盜

體跋即前駐日公使抵甫克的列。謁俄大使魯馬能務。及天明已報四點鐘。魯馬能務。即

命駕訪土耳其國外務大臣沙甫埃得巴沙於波斯貨拉斯附近之小邑。門者拒之

曰。我公方睡。豈得驚哉。魯馬能務厲聲叱之云。汝輩不能驚汝公。則我將驚醒也。如

輩狼狽。急進內房通報。沙甫埃得巴沙即起。出見魯馬能務。魯馬能務具告事變。在

眼前。且日和議方成。人民之慶。今構端於一小事。復動干戈。豈兩國之福哉。宜速奏

爾皇。傳嚴命於華得巴沙將軍。無開衅端於今日也。沙甫埃得巴沙初亦不聽。且設

辭云。我皇方安眠矣。不可以驚覺。敢急發電妨其好眠哉。魯馬能務固請。乃允發電

音達土皇。土皇得電。於是亦發電音於華得巴沙。戒之云。不許輕舉妄動干戈。事乃

得寢。時則上半天六點鐘矣。

美國總統麥見尼氏傳。昔既登錄於報端。今敘其內閣諸大臣傳。開列如下。
國務大臣沙埃兒漫氏。以千八百二十三年。生於歐哈藥州。少時學習法律。為律官。見識甚精。年甫三十二。為國會議員。千八百六十一年。為元老院議員。及南北戰爭之事興。輔總統林肯倫氏。盡瘁於國家。當哈意思氏作總統時。為大藏大臣。頗有效功於財政之事。擬舉總統者三次。而卒不中選。以至於今。

大藏大臣奚地氏。以千八百三十六年。生於紐約州。年甫十八。初入俄尼以打中樞銀行。次年往師加哥。即入國家第一銀行。敏於行。明於機。遂選舉美國銀行會議長。久之為國家第一銀行總辦。名聲高於一時。往年地球博覽會興於美國。此君最致力於是矣。

陸軍大臣俄兒瓦氏。以千八百三十五年。生於密師嚴州。十三歲即失怙。千八百六十年。南北戰爭之際。率第二密師嚴騎兵隊。頗有驍勇之名。以功任陸軍中將。千八百八十四年。為密師嚴知州。薦至今職。

司法大臣麥見那氏。費拉的兒費亞人也。千八百五十五年。移居於太平洋岸頭。初學習法律於聖俄盧斯丁大學。為律師。後為律官。擬舉國會議員者二次。即不舉。久之四為議員。薦至今職。

郵政總辦哥利氏。自千八百七十二年以來。鞅掌國事。屢被舉議員。而志仍未遂。嘗學於昆尼克地格土大學。成業之後。為某公司總辦。兼理十餘公司之事。當南北戰爭之際。頗致力於一致黨矣。後遂為共和黨云。

海軍大臣倫克氏。以千八百三十八年。生於米因州。十四歲之時。入哈伯度大學。學習法律。才學冠絕朋輩。千八百六十二年。為律師。後為律官。尋為知州。又為國會議員三次。此君本優於文學。有餘力。則從事筆硯。嘗屢撰佳書云。

內務大臣伯立士氏。麥沙久殺度州人也。在紐約從事於商工殖產之業。六十二年。功勞頗為不少。

農務大臣維兒孫氏。本蘇格土蘭度人也。千八百五十一年。歸化美國。住亞以俄華州。三舉國會議員。本年六十二歲。為農務大臣。蓋此君老於農事。且有學問焉。

美國南部地方情形 續第三十五冊

譯日本新報 西七月 初八日

聖路易府在密辣利州。距瓦兒維侯斯東府東北約八百四十英里。為美國之中部。枕密斯是畢河。並有密辣利河之利。四方之鐵路來集於此。為百貨集散之一大市場。人口約六十萬。商情極殷。工業頗盛。本官在此地。觀棉花公所。穀物公所等。又聊

留意於該府勞工之價矣。蓋聞勞工之價貴於西部而賤於東北部。然比較南部地方之極廉則未免貴也。即在東北及西部則每日勞工之價約一元五十仙。在南部地方則一日約五六十仙左右。皆用黑人種。南北勞工價之有差等如此。而東北及西部之所以能爭工情形。雖由南部。尚未能癒南北戰役之瘡。瘡彫落亦未嘗不由東北部資本豐饒。多用機器。而藉人力稍寡也。夫在西部則百事概屬草設。收利亦太多矣。然至異日南部增殖資本。大興機器。西部地方亦漸屈守成之時。則南部勢力必勃然興起。東北及西部較之南部必輸一籌也。勢已至此。則東北及西部雖今日擬排斥東洋勞工。焉知異日不藉東洋勞工以自助哉。然則本府人士亦宜一思其故也。

美國總統諭旨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初七日

美國總統麥尼氏。以去月十六日。在上議院提出美布合併條約草案。使各員商畧其可否。且自解其宗旨所在云。美布之親交。非始於今日。其所由來遠矣。蓋今次合併之舉。本出於欲增多兩國親交之福利耳。豈得目為合併哉。我美自千八百二十年以來。頗立威勢於布哇。先時諸國設公使館於該島者。頗致力於島事矣。憶前數年。當英德美三國。舉沙莫亞島為同保護國之時。英德二國。首倡布哇亦宜為同

保護國。然美國毅然排斥其說。蓋美國之於布哇。實不可許他國干涉。故特用力於此也。至千八百五十一年。初有美布宜合併之議。而美政府以為不可。遂斥之。抑自美國始設公署於該地以來。雖名為不干涉布哇政事。而其實同於保護也。且美國人等。移住該島甚眾。則該島之利害。最關係於美國人也。迨治利孫為總統時。復有二國合併之議。然事不能成。蓋其議不甚熟悉。要旨故也。美布合併。本非為利權起見。故今次之舉。蓋不過案昔日之實情。而特附以合併之名稱也。余故云是正遂美國之素志也。

美國新報論美布合併

譯國民新報 西七月廿一日

伯斯頓捷報云。美布合併之事。吾人本謂國務卿沙曼氏力能防之於未然也。何也。沙曼氏本以增擴美國版圖為非福也。然近時之事。何其豹變之甚也。或云。美國政府意在欲使美國民忘併古巴之事。故且移之於布哇耳。非也。或云。布哇本係美國殖民之地。故有今日之事。固不足怪也。亦非也。論所有在布哇各色人種之數。美人實不及日本人葡萄牙人之多。似不得稱為美國殖民地也。或云。美國不合併布哇。則他國必合併之也。亦非也。美國真欲全布哇之和局。則保護該島。以為美國保護之國。有何不可。何必合併哉。近時美國所保護之小國。在南部美洲。及中部美洲。

亦不一。布哇之事亦可照辦。乃必欲合併布哇。是自取因蹶也。何也。雖以合併布哇。仍未足以慰美國人民欲合併古巴之念也。非特不能慰其念。且恐尙使美國民增其擬合併古巴之念也。夫古巴之與美國。隔一衣帶水耳。以布哇之遠在數千里外。比之。其便於合併。不煩言矣。似彼其所爲。謂非失計得乎。然則沙曼氏雖嘗壯年建功於國家。暮年蕭蕭。未免有過舉也。可惜殊甚焉。

英德及美布合併

譯日本新報 西七月十八日

倫敦泰晤士報在法京訪事云。德皇談歐洲將來之安危云。朕不以東洋諸國之崛起爲介懷。獨懼美之合併布哇。即美國所以益其大也。意者美國將來或至于干涉歐洲之大勢乎。蓋此事已作之俑也。又美人等向謂布哇旦夕必爲英國藩屬。美布合併之議。實非所願。查英皇卽位五十年慶典之時。布哇前女皇亦蒞英慶祝。英皇喜。視布哇女皇如姊妹。執其手接吻焉。親厚甚至。豈料今歲六十年慶典之時。則其女皇爲廢位。而美國合併之議繼興。英人能無今昔之感乎。

西班牙懷念先皇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十八日

距西京麥的立得約三十里。有一府曰亞蘭耶斯。府民懷西先皇之德而不已。乃合議建造先皇亞兒豐梭銅像。工既竣。五月三十一日。攝政皇后親臨舉行揭幕之典。

即撤去銅像所覆之蓋。先皇在時。千八百八十五年。該府大疫。歲七年二日。先皇微服親問民之疾苦。此日晨曉。先皇纔隨侍從武官一人乘馬車出宮門。命馭人曰。宜到列地羅公園。又曰。宜到鐵路駐車所。馭人唯唯聽命。侍從武官有疑怪之色。故請云。陛下欲何之。先皇云。亞蘭耶斯府也。時該府流疫最劇。侍從驚慌。諫止不聽。弗敢違命而謹從焉。先皇云。此行勿彰揚。侍從唯命之從。相與灑淚。乘先皇於下等汽車。汽車已到該府。先皇下車。即先往訪病院兵營等。親慰病者。如一平民憂人憂者之狀。又親臨百姓之家。訪瘵病呻吟之狀。極意慰撫。及日暮即去。該府民竊謂必我皇也。老幼男女。皆飲泣垂淚。庶民子來。麇集於駐車所。仰皇德之隆。歡極狂呼。同送先皇回京。該府人民至今猶思其德不已。乃建造銅像。將欲永紀盛德云。

論擴充海陸軍備以衛商戰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廿五日

日本銀行員鶴原君語人云。昨午以來。凡政治家論戰後財政。宜如何者甚衆。不外二端。曰須增擴軍備。兼謀發達農工商業殖產之道。曰增擴軍備。是阻礙殖產興業之道也。不如節約軍備。便。二說並存。而未可以行諸實際也。夫軍備也者。所以保護國家之。和局與安甯也。要在取準於其國家之程度耳。自遼東一役。地球列國。視我國不復如前日之比。猜忌之用。集於我朝廷。疾惡之情。日甚一日。於是乎我一舉一

動悉爲地球各國所側目。處此嫌疑疾惡之際。而保持和局。豈易易哉。唯其如是。則增擴軍備。自不可少。況我國既有一進境焉。豈可不思更振興國力哉。國力如何振興。曰待外國貿易之發達。而後振興耳。故一言以蔽之曰。我國家將來之興廢。在商戰勝敗如何耳。天下方亂。則武夫健將。能建豎功名於一時。去歲之役。海陸之武人。克殉其職。使國家有一段進境。是其效也。今也兵氣既銷。而所謂商戰者。又將嗣出。雖然商戰也者。必見於安和之日。苟少有破和局之事。則商戰必不利。蓋國民欲從商戰於海外。首在保持天下和局於國中。不然從事於商戰之場。而顧首懼尾。惴惴然懼和局或敗。則豈能奏捷於商戰之場哉。然則和局如何而可保持也。曰惟海陸軍備。庶可以無內顧之憂矣。我國家海陸軍備。雖稱完整。然使萬一有欲破壞地球和局者出。以吾海軍陸軍之精銳臨之。吾不知其果能所向有功否也。唯整軍經武。以此止戈。和局依然。出而商戰。尚能自立於不敗之地耳。然則今欲保持和局。自不可不備大兵也。不然則何能從事商戰。而無內顧之憂哉。故增擴海陸軍備。是亦謀發達殖產貿易之利也。欲謀殖產貿易之發達。非增擴海陸軍備不可。或曰。其如國民不堪貢稅之繁何也。余曰。不然。增擴軍備。多取資於所得中國之賠款。國民不過補其不足。給其未周耳。雖然自增擴海陸軍備以來。財政事情。頗有變色。何謂財政

事情有變色。曰制幣日增多。而資本漸減少也。以尋常論財政之情。制幣有增多。則資本亦必有漲起。制幣所以漲落。實爲外國貿易之盛衰所關。今夫輸出貨物之數。超過所輸進之數。則必有外國金幣流進之事。夫金幣既落。貿易家之手。又轉入銀行。銀行巧爲貨殖。於是乎有餘裕於資本。資本既饒。於是乎利息率賤。利息率賤。於是乎各種事業。亦從此而興。夫資本漸減色。物價即漸漲貴。亦天下事理之常也。然按自前年以來情事。制幣有漲多。而利率反漸貴。豈非變極乎。雖然靜觀其理。亦未嘗不有其故也。以余觀之。蓋有二理焉。一曰資本絕減。方事之殷也。軍務急需。頗大。議論百出。有謂宜募外債者。有謂外債必貽害於異時者。不如募軍事公債於國內。議既定。共募得八千萬圓。國家募公債。而一反掌之間。即能得八千萬圓。雖由國民忠愛於邦國之至情。亦由大半出於饒貨家也。戰事既弭。舊有饒貨家。欲興辦種種事業。則頗歎其貲不周給矣。是資本絕減之故也。

日本公使論彼國財政

譯國民報西七月十六日

日本出使英國公使論日本財政云。日本幅員十二分之一。地皆墾闢。穀禾豐穰。物產蕃茂。近時桑田大拓。繭絲多產。自輸進西洋器機。以製繭絲。國內所產之外。尙輸進外國繭。其業頗爲進步矣。前十年始興創棉花紡織業。至昨年則國中所有。多至

六十九萬三千九百九錠。意者再一二年必能至百萬錠也。又有各種毛絲公司。興於各地方。國中所需之品。多係此等公司製造。意者異時必為日本輸出外國之好貨物乎。日本鑛產。以銅及煤為最多。昨年採掘銅之數。為五百五十萬圓。煤亦各地多有。以東洋各島埠為銷路。惟出鋼鐵不多。故英國鋼鐵。以日本為好銷路也。日本貿易。在千八百八十六年。計八千一百萬圓。而在千八百九十六年。即昨年。則為二億八千九百萬圓。凡此皆可以見日本近年之進境也。然則如有外人來日本而興各種事業。則必有利無疑矣。

朝鮮擬開新埠

譯國民報 西七月初八日

木浦鎮南浦二埠。將以十月一日公開埠口。既錄諸報端。蓋朝鮮貿易。利害所關。繫以中日兩國為最。而他國不甚關繫也。現如將開二口。擬增擴中日兩國貿易之殷盛。各國使臣會議。欲阻礙之。而其甚者。或謂此埠本為軍事要害之地。不須開埠口也。或曰木浦前面有一島嶼。此島嶼當假為蓄煤所。又或云日本不宜設租界於此。議論紛紛。唯欲阻礙朝鮮之事耳。原其本心。實出於猜嫉之見。蓋亦謬甚矣。然朝鮮政府既發令開設新埠。是兩埠最關我國貿易情形。從事於通商者。豈可不深思哉。

朝鮮金礦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十八日

西和田學士。本精於礦學。嘗應朝鮮政府之聘。頗明於金礦。在該國稽查礦務者二年矣。諸人云。朝鮮國本多產沙金。稱曰別銀。八道到處。多產沙金之地。然以北部地方所產為最多。平安道為金庫。乃自古所稱。則其產金之多可知焉。咸鏡道亦多金質。不亞於平安道。而黃海江原慶尙全羅京畿忠清諸道次之。以余所目睹。有產金之地。百二十餘所。而金質最美者。在平安道。則為雲山殿山。在咸鏡道。則為永興端川甲山。在黃海道。則為松禾。在江原道。則為金城平康。在慶尙道。則為青松昌原。在全羅道。為金溝等也。此等地方。皆現採集沙金。而間或採石金。然其採掘方法甚拙也。雲山則美商莫斯商會。現從事採金之業。最為興盛。韓人自行採金之處。為咸鏡道永興。日人現在昌原。用精機以採金。此地。在金山之西。金質粹美。然現時停止業務。咸鏡道端川礦。金質精美。且此地運送便利。須亟興機器採金之業。則其利不可勝言也。往年中國敗兵。遁逃至此。多竊取其金。朝鮮政府。不能阻止。至今猶增痛恨。韓人等言。黃海道松禾所產礦金。其質最為美好矣。

朝鮮國雖多金礦。其政府自非國中饑饉之時。則不准鑿掘。又鑿掘必於春夏秋之三季。至冬季則停止。又當天降雨之日。則必停止焉。且未曾有一人能以礦業為專

門者。卽各地方均係農夫餘力所從事也。故產金之額亦不能月月而約算之。其事之無規律亦可知耳。蓋此國礦業實爲農人之餘業。夫朝鮮八道歲歲所產金果多少。在人人咸欲知其確數。然此國未嘗有統計記錄書籍。足以徵信者。惟每歲通過元山金山仁川等三埠而輸出海外之數約六十萬圓。或百萬圓。現在明治二十八年乃至百三十六萬二百七十九圓云。除此等之外。或有行旅往來行李中尙有多少挾藏而去也。如中國行商密輸運出外。應有一二倍於過海關之數。或韓人貯藏沙金以爲通幣之用。故產金之數頗多也。意者年年落外人之手中。蓋二百萬圓至二百五十萬圓也。朝鮮政府未嘗以礦業獎勵人民。立例頗多。卻有阻礙。如政府振興此業。則外人興創其業者亦必日增。韓人學習得良法以掘其金。則豈止歲產出二百萬圓哉。該地金價近時頗漲。試舉自往年以來漲貴之情。在明治二十四年。一分約二圓九十仙。在二十五年約三圓二十仙。在二十六年約三圓八十五仙。在二十七年約四圓七十仙。在二十八年約四圓九十五仙。至本年將漲至五圓左右。蓋朝鮮沙金多出於山間溪谷。故產沙金多在水源之處也。意者朝鮮採金之法有進境。則異時必能淘汰該國諸大流之土砂而採金也。

接三十五冊

律師曰。俟我接香港信息後再議論照片或官鈔之據。當可通融。但此間公堂顯需原底存案。韓總領事曰。此間公堂說他處公堂要原底。本公堂亦要原底。不要照片。然此間公堂既要原底。他處豈獨不准要原底耶。威律師曰。蔡道台能否准我取用原底。以便請由領事署備辦鈔件。担律師曰。此說太早。若我能取用。爾自亦能取用。蔡道台無不允許之。韓總領事曰。威律師須有原底與照片校對。好在如有須用之處。當可商量。威律師曰。我請將照片與原底一併呈案。担律師曰。原底存蔡道台處。須存至了案之時爲止。韓總領事曰。原底不妨存蔡道台處。他處公堂需用時。可請取出交我。担律師曰。我請蔡道台俟案成讞了結後。方可允領事此約。韓總領事曰。若原底存我處。豈能不聽我辦理。担律師曰。我請原底存蔡道台處。存至斷案之後爲止。事端百出。誰能逆料是非。蔡道台曰。原底應存公堂。至斷案後爲止。中西官經繙譯傳話互商後。韓總領事曰。據蔡道台云。目前他處公堂如需用原底。可商酌准其取用。担律師曰。是否在斷案前。亦准取用。我仍請蔡道台存至定案爲止。威律師曰。原底一禮拜內。或卽需用。其時案能定乎。担律師曰。我所請先定案。再發出原底。威律師曰。否。決不依從。担律師曰。此案在先。且涉三船。比香港之甯州船案。關係尤重。緣此僅關涉一船。與三船無涉。今信隆

將三船一案投控此間公堂。凡與三船關涉之筆據自應呈存此間公堂。至斷案為止。他處公堂案情雖與此案有涉。此間公堂儘可置諸不問。況公堂展期事所常有。無論香港地球各處公堂均可申請展期。俾覓取筆據。以免為難。我言此。藉明原告雖存原底至斷案之後。並不為難。故存堂原底。我請公堂無論如何。勿得離手。須存蔡道台處。至斷案為止。此節鄙意以為頗關緊要。韓總領事問威律師曰。爾擬將香港一船之筆據呈案否。答我將呈案之筆據係租銀收單。問將來香港一船需用各該筆據否。答除三紙外均需用。韓總領事曰。我請與蔡道台密商此事。蔡道台曰。本公堂專審此大案。所有原底應令呈堂。本公堂與他處公堂兩不相涉。担律師曰。所爭在原據呈堂時日之長短耳。韓總領事曰。誠然。蔡道台曰。所躊躇者。案問完後。發還原據。抑定案後再發還。韓總領事曰。威律師但欲筆據准借給與我。使他處公堂需用時即可取用。担律師曰。若是則蔡道台必須發還原底。要知原底呈堂後。蔡道台須查閱定讞。倘正要查閱原底已在香港。將如何。威律師曰。我投此公堂控告。欲此案訊問時。原底筆據可寄至香港。即不然。該處公堂亦必須有鈔據的確可憑。與原底無異。毫無疑惑。今韓總領事僅擬取用一禮拜。似尚有為難之處。担律師曰。初我以為原底須寄至香港。今威律師所請並非如此。但借

照鈔我願依從相助為理。又初我以為借給香港查辦委員。使校原底照片。然後交還蔡道台。我故不允。現在彼造遇有為難之處。蔡道台如准將原底借與委員。我甚願從。如委員係韓總領事。蔡道台允將原底借給。仍由韓總領事担保一禮拜內交還。亦我所願。韓總領事曰。我並不知。指奉派委員一說言担律師曰。此事正辦。蔡道台將原底借給韓總領事。訂一禮拜內交還。惟該原底非俟了案之後不能發下。威律師曰。倘此案停審三年。奈何。担律師曰。案未結以前。決不可借。辯駁至此。納律師手持紙據。復問邊列士曰。此紙是否係買辦支票。爾代各船呈繳海關之銀。答是。担律師告知公堂。原告將呈案之筆據。但照正面。紙之反面。倘有字據。未曾照出。故所照不全。此層將來或有關緊要。亦未可知。韓總領事亦曰。照片不全。威律師請由兩造繙譯。將原底反面之字。鈔在照片反面。納律師復問邊列士曰。各該支票。是否均當日照付。答是。問照合同船上繩索等具。應有清冊交行。此清冊曾交來否。答未。問船上各物。爾曾說嫌缺壞否。答自接收船後。日說嫌缺壞。問向誰說。答向徐君說。問說後有何舉動。答徐君屬購應用繩索及各器具。使船整齊。問爾照辦否。答照辦。徐君所屬第一次有字條。問字條是否致信隆行。答是。該字條當由原告呈堂。編列第六號。問該字條究何意。答據我所知。屬

辦船上應用繩索。問繩索爾辦否。答辦。問爾以爲誰應付價。答籌防局。

問武甯船汽鍋情形。爾曾說嫌壞否。答曾說。問向誰說。答凡嫌壞說話均向

徐說。其不向徐說者必另聲明。問武甯船曾否往返香港一次。答是。問其回

滬時曾有嫌壞說話否。答武甯船第二次未開赴漢口以前本行正管輪曾有怨

言。有該船鍋爛過甚。該管輪會將所有應修之處告知我。問此在何時。答在七月初

問其告知爾具有字否。答具有字。問爾見徐君後曾發電否。答該船那次

開行後商議數次。後曾電達籌防局總辦曾道台。謂武甯船汽鍋鏽爛太甚。納律師曰。

該電於西七月十一號發。未呈堂。故我必須證出發電憑據。我現在已鈔得一分。惟係

電碼。担律師之繙譯以電碼與譯文校閱後。謂有一二字不合。担律師曰。兩造

所呈之筆據。結案後均須分別發還。故以分清。免致雜亂爲妥。蔡道台然之。問

該電是否係華文。答我起英文底。譯成漢文。問接有回電否。答無。問爾如

何辦法。答武甯必須開行。故我往見徐君。渠云畧爲修理。堵住汽鍋等語。隨復開

行。雖正管輪勸止我不聽。問該船是否西七月十七號回滬。答約是日。問爾

另有電致籌防局否。答有。徐君無回信。事在該船二次航海時。故又電籌防局。其

電於西七月十七號發。當由被告呈堂。編列八號。問電報內。船名有誤否。

答駕時應是斯美即武甯。緣當時駕時尚未交收。問至此。担律師謂合同原底

係華文譯有英文。但未簽字。該合同英文字義欠解不通。所有香港及上海備辦之

譯文與漢文亦不甚妥。該譯文兩件均已校過。據說香港所譯較切。擬請即以此文

爲正。但仍有數處須更正。方屬盡善。其較切之譯文我已交還威律師。惟更正之處

未爲鈔出。然此間公堂實應有之。韓總領事謂此應查閱。即知何紙漢文。究係原底

其意蓋欲查明究竟。如有爭論之處。其正文請由兩造律師繙譯校定。如兩造律師繙

譯意見不合。應由薩鳳二君核奪。威律師曰。蓋以福君克斯英領事署繙譯之譯文爲正

即前節所謂上。担律師曰。我不能允此。官遂退堂。訂七月八號下午二點半鐘

復審。以上第二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初九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納律師曰。担律師呈堂之二

電。我請取出。譯文尚未備。我請讀信隆行所擬發之英文。担律師曰。是信隆行

原擬發英文。納律師曰。我有譯華文之英文底在。担律師曰。其所發之電。實在

係電碼。雖然我不辯駁。被告隨將西七月十一號致籌防局電呈堂。編列第九號。

其電曰。籌防局憲曾鑒。斯美汽缸鏽爛過甚。進塢未修。一經蒸汽。即行裂開。以致欲

行七天未果。一天駛誤。一天開銷。班期不準。貨客不信。每點鐘祇走六邁。昨晚開期

至吳淞中途。汽缸損傷。聲名大壞。吃虧甚巨。名利一空。應如何辦理。請示諭云云。又七月十七號電曰。籌防局憲曾駕時汽缸。據鐵櫃輪管云。亦有壞處。小行吃虧甚鉅。特此奉稟云云。問曰。爾發電後。有無回音。答無。問此後如何。答曰。徐委員飭修理數處。問飭修理之處。照修否。答照修。問此後是否船又開行。答曰。正管輪頗不願意。稱倘有不測。與伊無涉。問爾能記憶開船之日否。答七月二十六號夜間。問此後如何。答該船距吳淞六七邁路。遭損停止。問爾得信後。是否又發一電。答是。問是否在七月二十六號。答二十六號。問電寄何人。答寄籌防局。威律師將華文紙稿呈案。問所發是否即該電。答是。其電曰。籌防局憲鑒。斯美輪船引擎損壞。修理未妥。不能開行。虧銀壞名。船僅開至距吳淞口六邁路。小行名利兩失。如何辦法。請候復音。問爾接何復音。答無音信。問爾與何人會面。答徐委員來行。担律師曰。據說此電。英文與華文意思迥異。大約另是一電。兩造細查各據。始知確係另是一電。其所說之電。係八月十二號所發。當即譯出。問爾得武甯遭損之信。有電達曾道台否。答有。問爾曾接回電否。答無。問該船遭損數日後。爾與徐會面否。答徐委員來行。問何以各船常有損壞情事。我答伊可問修船之人。並告以船上汽鍋。我起初即不滿意。管輪亦不滿意。我

所說激切。徐委員乃謂爾可屬祥生廠。從新開一修理價單。我問何云從新開單。我從未見修理價單。爾現在倘要此。我可囑彼開單來。遂往祥生廠。囑由彼開修單。問此即是修單否。答是。當即呈案。編列第十號。納律師謂公堂曰。我當將此譯就。以便蔡大人察閱。担律師曰。該單何日開來。納律師曰。七月二十九號。問武甯汽鍋。應修各處。此單是否概開在內。答武甯正管輪。指明應修各處。其單係照管輪之意開。問單內修費。是否計銀八千三百八十兩。答是。問曰。爾得此單後。曾否將細情告知徐委員。答曾告知。問爾與徐會面。如何情形。答我將價單交徐。徐之繙譯亦在座。徐並未查閱底細。但看單之總數。欲減其價。並謂本局以前已費銀不少。豈能再費如許之多。我云其在各船。並未費錢。徐認桑尼前驗武甯船時。請修引擎汽鍋。有數處刪去未修。韓總領事曰。此事與現在之事不涉。邊列士曰。起初有一價單。交局核辦。經該局將應修各處。大都刪去。據我所知。此係郭君所刪。我交單時。徐君說無論要修否。伊再知會我。問徐君說交還租船之事否。答兩天後曾說過。徐云修費大巨。且武甯需修。甯州或亦需修。不如商議將原船交還為愈。問其時武甯在何處。答在上海。問是否自彼時至今。武甯即未離滬。答未。問船未修理。答未。問爾是否以買辦支票。隨時繳付租銀。答是。問付

在收船以前抑在後。答在前。問此是買辦支票否。答是。此係付徐第一次支票。計租銀一千兩。問支票是否係西五月四號日期。答是。係駕時斯美新福建三船之帳。其支票當即呈堂。編列第十一號。担律師曰。被告認此。問此是否係徐君圖章。答是。問西五月十八號。是否又有九百元一支票。答是。係付江甯船。問有徐委員圖章否。答有。其支票當即呈堂。編列第十二號。担律師曰。此亦承認。惟僅算歸上六百五十六兩一錢。問此支票。是否係四千兩。係去年西五月三十號日期。答是。問付銀何為。答付斯美駕時新福建三船之租銀。担律師以支票交徐閱看。徐說該票到期未支發。其支票當即呈堂。編列第十三號。問該支票照付否。答照付。問是否專付租銀。答是。問並非付他項。答非。問西六月十二號。尙有二千兩支票一紙。係十七號先期付給租銀。此票曾付否。答付。問支票日期。係何時所註。答買辦付銀後。其支票當即呈堂。編列第十四號。問該款是否專付租銀。答是。問西七月四號。是否尙有付徐租銀支票一百七十八兩一錢。答是。其支票當即呈堂。編列第十五號。問爾付是款後。第二次接被告委員信。索取租銀在何時。答在停止我船之後。問爾曾否收過籌防局或中國政府之錢款。答從未收過。問爾之買辦。與徐有銀錢私自往來否。答

有。問是否係徐君本身借給爾銀二千兩。付兩船保險銀。答是。徐君本身。問借銀在何日。答第一次一千兩。在西六月十號。第二次在西六月二十七號。問是否係在爾付租銀大半之後。答是。問徐君問爾何不交還租船。其時爾曾否說爾有辦法。可使之滿意。答武甯遭損。我具報金陵後。徐君於八月四號。曾有信來。其函曰。頃奉籌防局道台曾函諭。內開接費行信。欲將駕時斯美兩船退租。既係貴行違約退租。自應將四船并退。尅日交還等因。特此布達。望即查照。速復為盼。邊列士大班鑒。前支應局徐字云云。讀畢。當經將信呈堂。編列第十六號。問此信指何說起。答不知。問爾復徐信否。答八月五號復。其復函云。徐觀察。如能立即照所開之帳。指附在信中。開去之帳言。如數付清。毫無短缺。則信隆洋行。准於明日。即本月六號。交還武甯輪船。十五號交還甯州輪船。二十五號左右。交還江甯輪船。三十號左右。交還新福建輪船云云。讀畢。當經將信呈堂。編列第十七號。担律師取信交徐委員閱。據稱生平從未接到此信。問此信是否爾與股東簽字後。送至徐處。答面交徐。問爾與股東將信面交情形。能說我聽否。答徐與其繙譯。是日來行。會議交還船事。問爾寄金陵電內所言之信。係何信。答即是五號之信。問該電內所稱郭君未將船照修。及刪去應修數項之說。是否係爾第一次說及。答徐君說報

請修理單內有數項係郭委員刪去。所刪應修數項係修武甯汽鍋應修數項。即係應修緊要數項。亦即現在彼此為難大旨。問應修各項是否係桑尼所請。答是其人即驗船洋師。問自租船至彼時爾與徐君是否甚莫逆。答是。徐云爾係洋人。不論何時可離中國。倘爾因錢有為難之處。我給爾錢。爾可離國等語。伊頗願收受該信而去。問爾以為諸事徐與爾已商妥。答是。問既商妥如何辦法。答次日即西八月六號。我致江海關一信。其信當即呈堂編列第十八號。曰江海關稅司台鑒。敬啟者。本行全因各船無相宜碼頭。又無合式棧房。致多為難。虧折甚鉅。現在決計清理帳目。停止經理船務。已議定武甯船自本日起。停止長江甯州船。八月十五號或十五號之前。又江甯船八月二十五號或二十五號之前。亦將停止。又新福建輪船八月三十號或三十號之前。停止開赴沿海各口。敢求貴稅司俯念以上所述實情。將各該船先期所付船鈔。飭令自各船開行之日起。至停駛之日止。按日核算。發還。餘存船鈔。是所禱切云云。問爾書此信何意。答我以為徐必照五號之信辦理。將船收回。問徐照所商辦理否。答未照辦。問然則爾致海關之信無用矣。答無用。問各船除武甯外。是否仍舊開行。答是。問後來徐是否又來商議。答是。問徐如何說法。答徐說此事伊辦不下去。最好我電致金陵。

惟措詞必須激烈云云。問爾發電否。答發。其電當即呈堂。編列第十九號。曰督憲鈞鑒。斯美駕時兩船進塢。未修機器鍋爐。當向徐總辦理。說據云修船之事。須歸總局核定。由郭勳經手。旋據驗船洋師云。機器等項。本已開入帳單。為郭勳刪去。以致小行接頭。次斯美船。汽鍋屢裂。中途折回。貨客悉數退回。另裝別家。耗費無數。小行只得停泊。一面修理。一面請徐認償。徐推不能作主。不敢代稟。小行數次電達總局。置之不復。兩月之間。因斯美一船。喫虧數萬。各船應用繩索器具。均是不齊。小行不得不代辦應急。以符保險之例。數亦甚鉅。今徐奉會之命。祇來索租。不管墊款。小行情急。為此電稟大人作主。並將斯駕兩船。函請曾徐憲。即日收回。倘無回信云云。問此電徐見過否。是否全電。伊閱過後始發。答伊見過。伊全閱過後發。問徐有無不允從之處。答無。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次日即西七月九號十點半鐘復審。以上第三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初十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威律師曰。租船合同一節。指同譯文。言担律師所請辦法。尋常甚屬妥便。惟此案。其譯文應以福克斯君所譯者為本。遇有爭論字義之處。再請薩鳳二君核奪。担律師曰。此說我已陳請在先。所有譯文二紙。均請呈堂。其中香港即香港英刑署所備一紙較切。但亦仍須畧為更正。惜威律師

不能與我所見相同。祇得各用各之譯文。遇有爭論。再請薩鳳二君核奪。蔡道台日。合同應以華文爲本。遇有辯論之處。各用各之譯文。如兩造律師彼此所見不同。再請由薩鳳二君核奪。納律師問邊列士曰。昨日我說至西八月八號電報。爾寄制台。此電是否係徐所請。答是。問發電後如何。答西八月十二號。徐來一信。其信曰。今日先將交回之斯美輪船。點交原帶之董事嚴君。接收勿悞。此致信隆洋行。前支應局徐字。問爾有復信否。答有。其信當即呈堂。編列第二十一號。日。徐觀察鑒。小行所索各款。以及辛工等項。尊處照償後。即當將武甯船交還。亦小行所深願者也。邊列士具。問爾發信後。又如何辦法。答是日我寄兩江總督一電。此即係編列九號之電。其電曰。督帥鈞鑒。今日曾總辦擬收回四船。曾不墊款。及機器未修。小行吃虧銀兩事。若不早日清理。各船每日要開銷數百兩。籲求大人作主。恐事懸日久。更費開銷。信隆行邊列士叩稟。問此後如何。答據我所聞。有金陵委員赴英領事署。問是否有一紙據。送交爾簽字。答徐委員於西八月十四號。來寫字房。立一紙據。該紙據應在領事署簽字。問該紙據爾簽字否。答我往見威律師。紙據係在伊寫字房立。在哲領事前蓋戳。其紙據及譯文。當由被告呈堂。編列第二十二號。該紙據僅由原告邊列士一人簽字。其格式與合同無異。

三期續印

實學報啟

- 一本報之設。以講求學問。攷覈名實。爲主義。博采通論。廣譯各報。內以上承三聖之緒。外以周知四國之爲。故名實學報。
- 二本報用石印裝訂成冊。每月刊布三次。每冊約三十葉。
- 三本報分四大綱。曰天學。渾蓋通法律。厯要義。以及中西算理。一切權衡度量之屬。隸焉。曰地學。山川形勢。邊防險要。以及萬國圖志。五洲礦產之屬。隸焉。曰人學。聖賢教術。朝野掌故。中外制度。約章。因革。異同。以及禮樂兵刑。工商之屬。隸焉。曰物學。格致體用。動植形性。以及光化聲汽。重力之屬。隸焉。其目五十。有奇。別繫凡中外通人論著。未經刊行。譯出者。均分隸四類。俾他日訂成各書。
- 四本報恭錄。上諭。摘采章奏之涉及實學者。除冠列四類前。不復分隸外。不譏朝政。不議官常。其一切瑣事。新聞。概不登載。
- 五本館所聘。皆學行俱優。才堪經世之士。所撰論說。無偏激。無迂腐。總斷同志。觀摩勉爲有用之才。將以扶植世運。啟牖民智。雖報館設在租界。並不假外人爲護符。提倡維持。則海內宏達。與有責焉。
- 六本報繙譯東西各報。悉照原文。稍加潤飾。詞達理舉。總以不失本意爲主。

七編錄各項統由本館總理酌定但本報論說期於敬業樂羣集思廣益五洲方聞如有撰述不吝賜教當謹署大名列入文編或於本報論說有所咨詢有所匡正倘以爵里姓氏見示定當酌刊報後以表大公

八中外學人如有顯門名家新著新譯裒然成編或有心問世或無力付雕果以稿來卽付收條存館每期附印俾成完帙先於報尾條敘箸書大綱以慰劬學之心以饜閱者之望

九海內如有新悟一理新得一法新成一器及新設書院學堂章程如蒙郵示大概當隨時列報藉資考鏡餘則一概謝絕

十本館譯西報內其人地名不習見者依時務報例作中西合璧表附於報後

十一本館創辦此報需款甚鉅現已稟道存案凡所刊報及譯刻書籍不許他家翻印及改換面目如違送辦

右刊報凡例十一則

一本館設總理一人撰述四人繙譯三人編校一人理事一人襄辦一人寫字一人雜役三四人

二所有館中各人到館時刻辦事程度另有詳細章程各人照行

三本館事屬創始一切開支概從樽節將來如有增損章程隨時登報

四館中有經管銀錢之責者須覓人繕單擔保以期妥慎

五局中出入之帳每月清結每六個月卽將各帳刊布報後以徵信實

六本館聘請辦事各位姓名均載入報中惟所有經手銀錢購買器物各事均以本館單據爲憑如無單據卽係各位私事與本館無涉

右辦事規條六則

一現已備款四千元作爲資本將來報章風行所得餘利擬多譯刊中外要書以備同志研究總之此舉意在開風氣拓聞見絕不爲牟利起見識者自能鑒之

二本館經費稍充卽擬聘請通人撰述西學各門歌略如天文地理歌略之例擇其通知門徑淺近易曉者刊印散送

三海內同人如有願捐貲襄助拓充此報維持此舉者當隨時將姓名爵里刊登報端其不願列名者聽之

四凡捐貲至百元以上者按期送報所刻書籍均贈一部捐五十元以上者送報一年不再取資

五捐貲至百元以上者所有館中事務可隨時到館稽查如或設立規條更改章程

應請其入座會議

實事求是

六本報拆購者每部一角五分先交報費者每年四元先閱報後交費者每年四元五角其郵政設局處所暫不加費惟民局另寄信資閱者自給

七所有外埠紳士商民願代本館派報者名為分局每收費十元贈銀二元以資津貼其遠處派送不及者請先函訂當照數寄上

八所有捐助本報之欸均有本館總理簽名收單為憑

九所有各處閱報費亦有本館收單由各處代辦人為憑

十各省代派本報之處均載入報尾諸君查閱便可向購

十一本館現設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鴻文書局間壁 諸君欲購閱者請函致本館即當照寄又外埠本報分館時務報分館均可代定

右集欸章程十一條

吳縣王仁俊謹啟

各地派報處所

此次因時日迫促故合壁表不及付寫容俟下期併印

| | | |
|------------------------------|---------------------------|--------------------------|
| 京城電報局 青廠武陽館 | 又西珠市口翰甯館 琉璃廠中西大藥房 | 保定電報局 清苑縣署內 西河沿傳公館 |
| 天津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鍋店街文美齋書坊 | 山東省城電報局 中西大藥房 | 烟台潮州會館 |
| 濰縣電報局 | 山西省城四又樓博公館 太谷鳳山書院杜允明 | 河南省城黃家胡同陳公館 武陟縣右堂社 |
| 陝西省城城隍廟西首聚齋石印書坊 務本新報館味經書院 | 甘肅省城聚賢齋書坊 | 雲南省城天順祥票號 |
| 貴州省城長春巷府尹第李宅 | 四川省城新街四益對號本分館 果子園宮保第楊宅 | 又南門內文廟後吳氏宗祠 志古堂書坊 |
| 重慶東川書院 古岡棧恒泰安霍樂三 | 萬縣電報局 | 武昌府前街鴻寶齋內經 理官派報處程聲谷 |
| 漢口黃陂街乙海春戒煙藥房 招商局上首江左漢記 | 宜昌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怡和渝行 |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
| 長沙礦務總局 太平街人和號藝學堂官書處 |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煙藥房 | 南昌繫馬莊鄒公館 |
| 九江福康輪船公司 | 安慶藩經廳署內吳章齋 電報局姚家口江友頤 | 廬州電報局 蕪湖電報局 |
| 壽州文德堂書坊 | 南京江義和錢舖 |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更樓東羅公館 |
| 清江浦善後局 河北海神廟西巷內程公館 | 揚州電報局 | 泰州北門外儲家巷周宅 |
| 徐州府經廳 | 蘇州省門內待其巷張公館 雙門內丁香巷吳宅 | 常熟景古閣書坊 |
| 常州龍城書院 | 江陰永恒義 | 無錫售報處 北門內太平橋南塊王宅 |
| 鎮江經理轉寄處大間口鹽店巷吳寓 太倉復豫錢莊 | 鎮江經理轉寄處大間口鹽店巷吳寓 太倉復豫錢莊 | 杭州上佑聖觀巷汪宅 |

各地派報處所

本館告白

嘉興芝橋街譚宅

破石萃古齋

湖州油車巷邱宅

甯波諸衙街餘岱鹽局

紹興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諸暨縣城金大成染坊

温州府城大街世司馬坊陳第
道署西轅門外利濟醫院

又府城大街時務書局

瑞安卓忠毅公祠內學計館

台州黃巖縣前柯泰豐

蘭溪電報局

福州南街天泉錢莊
南台關海關科房

泉州府城南門外閩海關科房

建甯電報局

廣州時務書局
知新書局

又全經堂

又靖海門外鴻安棧

佛山舊橫欄街百元堂

潮州下水門中街陳再興紙行
城內上東堤廣聚棧

桂林西華門兩粵廣仁善堂

梧州臨全大公堂

澳門知新報館

香港上環恆順泰
文武直街文裕堂書坊

又海傍鴻安棧
聚珍書樓 維盛號

新加坡鴻發棧

檳榔嶼嶺南棧

日本神戶同茂泰
大阪

助款諸君姓氏 胡芸楣府尹助銀一百元

本館告白 本館於應寄各處之報無不從速惟近數期為信局所誤以致內地各處之

報不無遲延實深歉悚現已嚴加整頓或可稍為迅捷特此布知

出售光緒會計錄 是書為李亦園秋曹 希聖 所編於近日度支出入臚列最為詳明雖

已付刊而流傳不廣本館特付諸石印以公同好每部實價三角

本館代售書價目續登 石大清一統志 足本 六十六本一 西政富強叢書 四十八本 十二元

